

農秋遲祭司

香港手札  
2016至2017年冬



China Orthodox Press

香港  
2017

# 目录

12月1日 .....	5	12月26日 .....	21
12月4日 .....	6	12月27日 .....	21
12月8日 .....	6	12月28日 .....	22
12月9日 .....	8	12月29日 .....	23
12月10日 .....	9	1月1日 .....	23
12月11日 .....	10	1月4日 .....	24
12月14日 .....	11	1月6日 .....	24
12月15日 .....	13	1月7日 .....	27
12月16日 .....	14	1月8日 .....	28
12月18日 .....	15	1月9日 .....	29
12月19日 .....	16	1月10日 .....	30
12月21日 .....	16	1月12日 .....	30
12月22日 .....	17	1月14日 .....	31
12月23日 .....	17	1月15日 .....	35
12月24日 .....	18	1月16日 .....	36
12月25日 .....	20	1月19日 .....	36

1月26日 .....	36	2月17日 .....	47
1月28日 .....	39	2月18日 .....	50
1月29日 .....	40	2月19日 .....	50
1月31日 .....	41	2月20日 .....	55
2月2日 .....	42	2月23日 .....	56
2月8日 .....	43	2月24日 .....	57
2月11日 .....	45	2月26日 .....	57
2月12日 .....	45	2月27日 .....	58
2月13日 .....	46		



12月1日

12月1日

中國內地的基督徒感到一些不安，因為政府準備對宗教領域採取新的管理措施。政府對於基督徒人數增長的情況感到不滿，特別是那些不願接受官方註冊的基督徒。教育領域，包括大學在內，以及網絡將受到特別的關注。中國的基督教團體多以「家庭教會」的形式存在，以前被稱為「地下教會」，但其實應該叫做「非官方教會」。

根據現行的法律，宗教活動只能在官方允許的場所舉行。現在政府規定，如果房屋主人將自己的不動產出租予他人用於舉行非官方的宗教活動，那麼房東將被處以罰款。聽說罰款高達二十萬人民幣。而組織這一活動的人將會被處以三十萬的罰款。

## 12月4日

今天是聖母進殿節前夕，舉行徹夜晚禱。禮儀中有六個中國人，而我們的俄羅斯同胞只有一個。這種對禮儀和信仰的不負責態度有時讓人很難過。現代人做一切事都出於自身的慾望，在信仰層面也同樣如此。這一習氣在當代社會太濃重了。

## 12月8日

今天是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的瞻禮前夕。我們尊他為中國的天國庇護者——他是第一位被任命前往中國的主教。但由於北京耶穌會士的陰謀，他未被允許進入中國。他在邊境上漫長地等待著。在18世紀初西伯利亞的嚴酷條件下，聖英諾肯提基本上沒有任何生活資糧。最後他成為了首任伊爾庫茨克主教，但在任時間並不長。

我們教堂供奉著帶有小份聖髑的聖人聖像，這是伊爾庫茨克聖英諾肯提昆仲會贈送給我們的禮物。我們今天舉行了徹夜祈禱。不過，哎，今天是工作日。而且我覺得，很多人多半根本就沒想起聖人。這我理解：生活中有各種狀況，有很多困難，工作後也會疲勞，但我不解的是怎麼能不守重要的瞻禮。聖英諾肯提的瞻禮就是其中之一，這對我們而言尤其重要。有時候，我們的一些堂區成員通知我說聖誕節要出行，這我很難接受。



帶有小份聖髑的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聖像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做出這種決定就意味著他把堂區放到了自己的生活邊緣。通常我什麼都不會說，但態度會改變，這我也沒辦法。

今天聽說有人決定要把聖英諾肯提的傳記翻譯成中文。聖人的英名如果無法在俄羅斯人中顯揚，那至少會在中國人中得到顯揚吧？

## 12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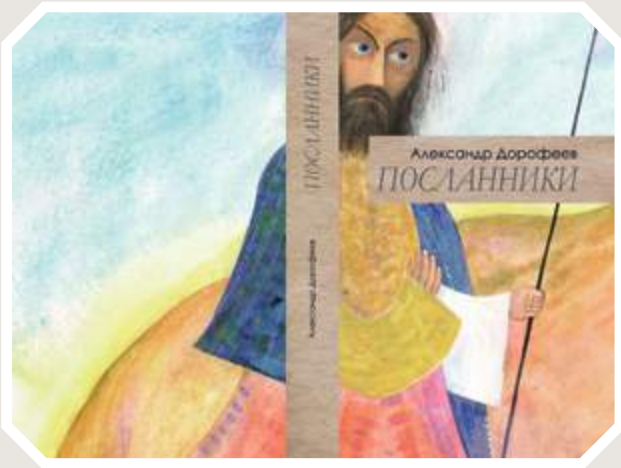
我們的安納托利神父被祝聖為司祭已經兩年了。今天我們舉行禮儀紀念了聖英諾肯提。我們有一尊帶有小份聖髑的聖人聖像。可惜安那托利神父因為有急事不在。今天是特殊的日子，也非常想祝賀他。



12月10日

12月10日

今天試印了幾本亞歷山大·多羅費耶夫的《使者》，這是本很好的書，完美地再現了《使徒行傳》。這本書是斯列堅斯基修道院出版的，幾位作者都允許我們為中國的幾個堂區進行再版。捐助者提供了資金，又在米哈伊爾·德羅茲多夫和上海堂區的幫助下，我們將會印刷兩百冊，分發給香港、上海和北京



亞歷山大·多羅費耶夫的《使者》，中國版

的堂區。榮歸上帝，我們的幾個堂區有時還能一起開展一些項目。

## 12月11日

我在社交網絡上發佈的一條狀態收到了一條很好的評論。

「嚮晨課的翻譯工作馬上就要結束了，已經排版成《事奉經》的格式了。今天遇到了一個術語 *Υπακοῆ*，該怎麼翻譯呢？最後我們的譯者安弗羅西在日文翻譯里找到了『讚詞』這個譯法。我們決定就用它了。」

「為什麼用這個譯法？因為這個詞是從希臘詞 *πακούω* 借來的，是『聆聽、回答、回應、聽從』的意思，不是『讚頌』的意思。」

我覺得說得很對。這個術語的譯法需要重審，而且這一標準本身也還沒有

12月14日

固定下來。北京和日本的傳教團經常忽略術語的原意，也不注重術語的歷史演變，所以常常使用音譯。俄語慣於直接使用外來借詞，這還算正常。但中文一般是避免直接使用音譯外來詞的，所以應該盡力找出新的準確術語。

今天又有人給我們發來了II·A·格魯霍夫的教理問答的韓語譯本。修改這本書的中文譯本花了我們很多時間，因為翻譯得很差。而且，在我看來，這本教理問答本身也不理想。但既然都翻譯了，那就要看看需不需要校正。我準備請彼得堡神學院的韓國神學生看看這本書的翻譯質量。

12月14日

上海的貴客陳約安來探訪了我們教堂。我們很久沒見面了，差不多五年

了吧。2006年我去阿托斯山朝聖的時候，約安是我的嚮導。約安當時在香港都主教尼基塔的祝福下去了希臘唸書。大家開玩笑說，在那邊讀書的幾年他變得更像希臘人，不像中國人了。但我想說一句，他依然是上海人，這也是很特別的一群人：)

約安的希臘語講得非常好。有一個來自澳大利亞的希臘人到我們的教堂來看看，他是研究域外希臘人散居歷史的。約安的希臘語好得讓他感到震驚。我們喝了杯咖啡，聊了不少話題：中國正教會的命運、翻譯、大眾對翻譯的接受、中國天主教徒——什麼都聊到了。約安已經翻譯了不少東西，現在應我們的請求在做十二大節日禮儀經文的翻譯工作。已經翻譯了主易聖容節的經文。

我們也沒放過聊聊香港都主教奈克塔里的機會。我們都認為他的教區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因為在主教座堂裏只有都主教一個人，沒有任何其他的神職人員。這確實是獨一無二的情況。我們覺得中國至少需要擁有一位正教主教——那我們就來培養吧。

12月15日

其實，約安去拜訪了都主教（他事先沒有通知，但其實先通知的話見到主教的可能性更大），聽了一頓對我的批評，對我們堂區每個司祭的批評，還有就是對我們堂區存在本身的批判。都主教無視事實，但他情緒化的言辭最終還是顯露出他這種態度的軟肋：事實並不會因為他的無視而改變。

12月15日

昨天，我們的教堂獲得了來自格魯吉亞的祝福。我的好朋友，沙米爾（受洗名為尼古拉）沿著莫斯科—第比利斯—多哈—香港的線路旅行，在第比利斯的時候得到一尊非常漂亮的長老聖加百利的聖像，這是給我們堂區的禮物。今年，格魯吉亞於我而言變得非常親切。特別希望連接格魯吉亞和中國的靈性之線能夠



長老加百利聖像

更加堅固，織成錦繡，帶給中國缺少的東西——基督的福音。

當然，還有一件來自格魯吉亞的禮物——金茲瑪拉烏里葡萄酒。

12月16日

昨天和迪米特里神父一起去了一趟廣州，拜訪了俄羅斯總領事館。我們談到深圳和廣州禮儀生活的特殊情況。

12月18日

領事館表示在辦公地點搬遷和裝修之後，可以考慮提供場地用以進行禮儀。但這一切都還是相當遙遠的設想。

談話中我們也都認為，我們非官方的活動中國政府自然是知道的，之所以能繼續下去，還是得益于不斷深化的中俄關係。

12月18日

今天在我們傳統的冬季熱紅酒會上聚集了俄羅斯人、中國人，其中包括那些通常不上教堂的人。和去年相比，今年一切都搞得很簡單，沒有什麼精力準備「文化節目」，所以大家只是友好地聊了聊。

晚上安那托利神父代我去參加了音樂會。這是香港天主教會為慶祝教宗八十歲生日舉辦的。順便一提，音樂會主要的歌劇演唱家是來自紐約的俄羅斯女士。

12月19日

事奉聖禮結束後見了一位意外的訪客，一位莫斯科的社會學教授，是俄羅斯領事館推薦他來的。我們談了談在港俄羅斯人的情況（雖然我試圖強調我們的優先服務對象是本地的中國人）。交談的內容很深入，教授也非常有學識。談完覺得有些傷感，首先是因為在香港為創造正教氛圍所做的努力不夠。這是顯而易見的：單單一個堂區，沒有切實的支持是辦不到這一點的。而且希望我們得到的支持不要是意識形態化的、政治化的，而是靈活和理智的。

12月21日

我為剛離世的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安德烈·格納迪耶維奇·卡爾羅夫舉行了薦亡儀軌。他於12月19日因背部中槍遇害。



12月22日

安德烈·格納迪耶維奇是一位職業素養極高的外交官，他善良、細膩、心胸寬廣、富有同情心。我和他的交流是在他擔任駐朝鮮大使時開始的。平壤教堂的修建和他的努力密不可分。和朝鮮這樣不易溝通的國家進行複雜的談判、協議談何容易。願他永蒙紀念。

12月22日

中國政府拒絕了君士坦丁堡牧首訪問中國的請求。其實拒絕的理由很簡單：「您來找誰？」中國政府以這種方式讓他們明白，君士坦丁堡牧首區在中國沒有信徒。其實，這也是實情。

12月23日

在西曆聖誕節到來之前，香港各家媒體都會來教堂採訪，這已經成為慣

例了。這次來的女記者問了幾個問題：聖誕節、我們的曆法以及與其他基督徒的差異。還有一些關於聖誕節的民間、教會習俗的問題。其實，報刊這一體裁本身已經決定了它對信息的處理是淺顯的，如果記者本身在採訪之前未做準備，那麼這一特征就更為凸顯。但這次的問題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是很認真的，還涉及到了歷史問題。特別高興的是，記者對蘇聯時期慶祝聖誕節的情況也很有興趣。

### 12月24日

哈爾濱。每次到這座城市總有些難過。它雖然還殘留著一點白俄的美和魅力，但已經變得相當現代，沒有了個性。如今市政府終於明白，他們拆毀哈爾濱漂亮的教堂，毀壞城市的面貌，

已經失去了很多東西，所以現在又開始著手修復。還會在市中心修復伊維隆聖母教堂。聖母併幪教堂的修復基本已經完工，現在中國司祭遇石在那裏事奉。

這次去哈爾濱是受俄羅斯大學生青年論壇組織者的邀請，做了一篇報告，講了講宗教聯繫在中俄關係中的意義。我認為，如果兩國之間的聯繫還僅僅只涉及文化方面，而忽略對宗教傳統的認知，那麼我們的關係就還不夠深刻。

很高興和俄羅斯的信徒見了面，見到中國的朋友也同樣開心。其中有一位創辦了別具一格的俄羅斯移民書信博物館，還見了一位對教會禮儀及音樂感興趣的教授。又和在哈爾濱學中文的迪奧尼西神父談了談。遺憾的是亞歷山大神父沒時間來見面。我通過我們的堂區信徒向他轉交了中文的抵暮課和嚮晨課。奇怪的是他到現在都沒有向我們主動要過這些書。

12月25日

大連。我為當地的信徒舉行了事奉聖禮。當地的信徒團體中有俄羅斯人也有中國人（但今天沒有中國人）。我們聚在信徒團體負責人安德烈的家裏。為了讓大家能夠定時地聚在一起，他和夫人伊蓮娜做了很多事。只有在大連，在沒有司祭的情況下才會每個主日都舉行平信徒的禮儀。希望上帝祝福，讓這



大連的主日事奉聖禮

12月26日

裏出現常駐的神職人員，並且舉行禮儀的場所能擴寬。事奉聖禮之後我們聊到租更大場地來舉行主日禮儀的需要。不大的私人住房已經裝不下二十人了。

12月26日

昨天的主日事奉聖禮來了一位東京尼古拉堂的女信徒。今天又和她見了面，接受她的採訪，她負責日本正教會月刊的出版。她本人是漢學者，談了不少關於中國正教的問題，也說到日本教會可以支持中國的正教，因為後者顯然沒有足夠的力量進行獨立發展。

12月27日

從莫斯科收到了壞消息：宗主教府縮減了我們年俸的一半，如今只有一萬一千美元了。就靠這些錢，不知道怎

麼能在不動產價格世界第一的城市中生活下去。宗主教曾說，在教會事業中中國是最優先的發展方向之一，那麼，這次減薪要怎麼解釋？我在中國事奉的這些年，在財政上也從來沒在我們的教會事務中感到我們有什麼「優先性」。現在的情況差得我們都要絕望了。堂區本身收集到的資金不足每月開支的百分之十。我們還有貸款，還有工資要發——至少最基本的錢得發。我們完全是靠著上帝的仁慈在度日子。不知道都是怎麼挨過來的，而且每個月都如此。

### 12月28日

收到從布里亞特寄來的伊爾庫茨克的聖英諾肯提的略傳，要開始準備它的翻譯和出版了。傳記寫得很好，但因為引用了很多十八世紀的文獻，所以翻譯

12月29日

起來會有一些困難。希望能在伊爾庫茨克找到可以資助這一項目的人。

12月29日

宗主教的聖誕節書信的中文版翻譯完了。我們會每年兩次翻譯他的書信。這當然是我們的榮幸。

1月1日

新年正好遇上主日。新年以主日開始是一個特別的巧合。可惜，今天來參加事奉聖禮的信徒非常少。主日領聖體血的信徒人數也「突破」了記錄——只有一個人。很明顯，甚至對於信徒來說，教會生活都是被邊緣化的生活領域。而且遺憾的是，這不僅是俄羅斯信徒的問題，也是中國信徒的問題。

## 1月4日

今天是大殉道破獄者阿納斯塔西婭的瞻禮。今天去監獄探望了新的入獄者，他被拘捕後正接受調查，有運輸毒品的嫌疑。大多數在香港被判刑的俄羅斯人觸犯的都是這一條法律。在這間監獄裏還有四個俄羅斯人，一個來自拉脫維亞。他們正等著判決。其中一人準備要接受洗禮。

## 1月6日

今天是基督聖誕節前夕，一切已經準備就緒。早上舉行了禮儀。通常，很少有人參加早上的禮儀。真可惜啊！它那麼美、那麼嚴整！大家錯過這場禮儀，很明顯是因為完全不明白禮儀的含義。

安那托利神父錄製了中文的聖誕節宗主教書信。



今年的一些日子上的巧合很有意思。

在中國，農曆的第十二個月被稱為「臘月」，臘月的第八天是臘八節。臘八節是傳統的漢族節日，是迎接春節的特別前奏。今年臘八節和聖誕節前夜撞上了。

根據歷史記載，臘八節起源於古代中國於十二月舉行的祭祀禮儀。自古以來中國就特別重視農業生產。過去的人們認為好收成是各種神祇護佑的結果。所以在一年中一定要慶祝和農業崇拜有關的節日。曾經還有崇拜豐收之神的習俗。在第十二個月的一天，人們要為豐收祈禱并進獻祭品。在儀式結束後則會分食由穀物製成的粥。慢慢的，這一儀式演變為紀念祖先的節日。在五世紀，國家將十二月的第八天定為臘八節。

當佛教在中國傳播後，信徒給這個古老的節日賦予了新的含義，它開始和釋迦牟尼產生了聯繫。據傳，在釋迦牟尼成佛之前，他曾遁世苦行，最後枯瘦如柴，因為飢餓而

虛弱不已。這時他遇見了一位農家女，女孩供養了一碗粥與他。吃粥後，釋迦牟尼恢復了精力，進入了禪定，最後在第十二個月的第八天成佛。因此粥被稱為臘八粥，很像俄羅斯的麥粥。

中國人吃臘八粥已經有很長的歷史。這一傳統起源於宋代，當時在每年的臘八日這天，皇宮和寺院都會準備臘八粥。民間也會製作臘八粥用以紀念先人，家人會團聚在一起吃飯，親朋好友也會互贈臘八粥。

臘八粥有很多種。根據民間傳統，臘八粥以八種穀物為主料，八種食物為配料。而且「八」這個字和「發財」的「發」讀音相似，象征著財富。主要的穀物有米、豆、小米、黍、小麥、高粱、燕麥、玉米。其他的配料可以有棗、柿、瓜子、栗子、蓮子、花生、榛子、核桃、乾果、葡萄乾。

1月7日

## 1月7日

基督聖誕節。晚上的禮儀來了不少人，好像比去年還要多一些，三十六人領了聖體血，對我們來說已經算不錯了。很高興的是來了很多中國人，不僅有我們的堂區信徒，還有一些希臘堂區的信徒。我覺得對香港來說，午夜的舊曆聖誕禮儀本身就是一項具有吸引力的活動。

修士司祭德奧多西（玖卡）不期而至，這就像是一份厚禮。德奧多西神父專程飛來舉行禮儀，只留一天。安托尼神父在聖誕節和家人回了莫斯科，他的缺席令我們感到難過，但德奧多西神父的到來大大地安慰了我們。感謝上帝，我們今年也和域外教會的神職人員一起舉行了禮儀。

我們今天來了一位法國客人，他一般是上希臘教堂的。他在禮儀中錄製了

幾段視頻，這讓我們很高興。除了俄羅斯人和中國人外，還有烏克蘭人、日本人、塞爾維亞人、法國人、加拿大人。香港嘛，還是一個國際都會。

### 1月8日

今年在北京和上海，中國的正教信徒被允許進入使館和領館參加禮儀。水滴穿石，現在政府也開始承認中國確實有東正教信徒了。在北京，禮儀結束後，阿爾巴金人在聚餐的時候還是討論著自己最喜歡的話題——向政府要幾塊地，作為當年被沒收教產的補償——說是為建教堂索要的。能說什麼呢……他們對信仰本身依然沒興趣，如果沒有土地、沒有實體教堂，他們就不願意去了解信仰，可以不祈禱、不守齋……只要記住自己是阿爾巴金人，受過洗，

1月9日

和其他中國人不同就行了。這樣就有理由讓政府給他們特別待遇，給土地。還可以請俄羅斯大使館和教會協助他們獲得土地。其實，這差不多也是他們內心的主要願望吧。只是他們互相之間也無法達成協議——誰更年長？誰更受尊敬？（在獲得土地的問題上，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但在天國沒有任何意義。）

1月9日

我們的財政狀況真的很糟糕，需要做點什麼……除了在社交網站上發佈堂區信息和推動堂區項目外，我們準備在網店售賣乳香。我們對此完全沒有任何經驗，但是沒辦法，任何一根稻草都得抓住，但這當然會佔用主要事奉職責的時間和精力。

1月10日

今天在抵暮課之後，上帝之僕塞拉芬通過傅聖膏，在我們的教堂融入了教會。塞拉芬來自南京，皈依前準備了兩年，讀了不少東西，他自己本身也是研究宗教的。受洗的人有這種認真、嚴肅的態度，很讓人高興。希望上帝賜予塞拉芬結出靈性的果實，其實要實現這一點，中國的條件是具足的。

1月12日

今天我想了想一個問題：中國社會當下面臨諸多難題，教會對它能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中國社會的癥結之一是民族主義，這其實會導致中國的自損。教會具有普世和超世的特性，正好可以轉化這種民族主義，去除驕傲和自愛的成

1月14日

分。至少可以在個人的意識裏起到這樣的作用。社會生活變得越來越浮躁和嚴酷，在國家資本主義的背景下，也許，教會可以成為傳達社會中個人尊嚴的聲音。但要想聽到教會的聲音，教會必須是自由的，也就是不能成為政治進程中的權力工具，但同時也不能與國家政權對立。

1月14日

今天有一件值得被紀念的事件：我們的大連信徒團體的負責人安德烈·布赫傑耶夫在比羅比詹被艾弗冷主教祝聖為輔祭。這是一場盛會——教區的神職人員共祭大聖瓦西里事奉聖禮。榮歸上帝！他是堪當的（Axios）！敬維安德烈神父多年，願他的事奉充滿恩典，願大連的正教團體得到堅固。





